

抓住梦想

梦想三部曲之二

[美] 诺拉·罗伯茨 / 著
丰荻珊 齐廉彬 / 译

好小说
译丛

*Holding the
Dream*

Nora Roberts

荣获1997年度全美终身成就奖的浪漫小说家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诺拉·罗伯茨激动人心的新作



春风文艺出版社

“梦想三部曲”

[美] 诺拉·罗伯茨◎著

抓住梦想

丰获姗 齐廉彬◎译 蓝天◎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抓住梦想/[美]罗伯茨著;丰获姗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9

(梦想三部曲)

ISBN 7-5313-2153-X

I. 抓… II. ①罗… ②丰…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028 号

Holding the Dream

Copyright © 1997 by Nora Robert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8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80 千字 印张:12½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孙 炜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53-X/I·1872 定价:20.00 元

©1995 Judy Lawne



诺拉·罗伯茨

被《纽约时报》尊为“首屈一指”的畅销小说家。至今已创作了近30部小说。曾荣获1997年度全美终身成就奖。《今日美国》称她是一位“自始至终令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家。”

责任编辑·周荣胜

封面设计·耿志远

AcA52/03
AcA56/03

“梦想三部曲”人物表

托马斯·坦普尔顿（汤米）	坦普尔顿府宅主人，坦普尔顿酒店业的老板
苏珊·坦普尔顿（苏西）	托马斯的妻子
乔舒亚·康韦·坦普尔顿（乔希）	坦普尔顿夫妻的长子
劳拉·坦普尔顿	坦普尔顿夫妻的女儿，跟彼得离婚后，终与迈克尔相爱
安·沙利文（安妮）	坦普尔顿府宅的女管家
玛戈·沙利文	安妮的女儿，在坦普尔顿府宅长大，后嫁给乔希
凯特·鲍威尔	坦普尔顿夫妻的远亲，父母早亡，在坦普尔顿府宅长大，后嫁给拜伦
彼得·里奇韦	劳拉的前夫
阿里·里奇韦	劳拉与彼得的长女
凯拉·里奇韦	劳拉与彼得的小女
拜伦·德·威特	坦普尔顿酒店的经理，后与凯特结婚
迈克尔·弗雷	乔希幼时的朋友，后与劳拉相爱
坎迪·利奇菲尔德	三姐妹幼时的同学，后嫁给彼得
威廉森太太	坦普尔顿府宅的厨娘
塞拉菲娜	传说中的西班牙姑娘，为爱殉情而死
费利佩	塞拉菲娜的爱

亲爱的读者：

作家最好的报偿就是在写作中能够扮演他人。要写出好作品，就得走进另一个心灵，融入另一个灵魂。在《大胆梦想》中，我扮演了一次美丽绝伦、敢作敢为的玛戈·沙利文。味道好极了！

在“梦想三部曲”的第二部《抓住梦想》中，我摇身一变，成了凯特·鲍威尔。八岁时父母双亡，由坦普尔顿夫妇养大，凯特发誓一生不让他们失望。她聪慧敏锐、活泼妩媚、精于计算。对我这个高中代数老不及格的人来说，扮演她真过足了把瘾。

我把这本书的焦点对准凯特，试图解读她的心灵，也进一步展示她和劳拉、玛戈三人间亲密友爱的关系。看着她在三姐妹合开的普雷顿斯店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无限欣慰；当然我更高兴地看见她一步一步地走向英俊潇洒的酒店经理拜伦·德·威特。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一个男人，能让我们现实的凯特忘记二加二等于四。

看到凯特在旧的梦想破灭，新的梦想燃起的挣扎中，调整了生活重心和事业方向，我希望你们也能像我这样欣慰、高兴。

诺拉·罗伯茨

第一章

她的童年原来是个谎言。

她的父亲原来是个贼。

她心里斗争着要不要接纳这两桩事实，接纳它们，分析它们……接受它们。凯特·鲍威尔早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讲求实际的女人，以勤奋的工作追求既定的目标，而且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达到了目标。没有动摇不定的时候，也不曾走过捷径。所有回报都是用汗水、计划和行动来实现的。

她素来相信，她知道自己是誰，是遗传、教养和她自己的执着追求造就了她。

她年幼失去双亲，几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死去，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辛酸痛苦呢。她承受住了父母双亡的打击。

可是，凯特此刻坐在比托尔及其合伙人事务所整洁的办公室里，坐在整齐的办公桌后面，仍然惊骇不已。

幼时的悲剧曾带来巨大的福分。双亲被夺去了，她却得到了别人的抚育和关爱。苏珊和托马斯·坦普尔顿夫妇不计较远亲近亲，收养了她，抚育了她，毫不犹豫地给了她家庭

和亲情的温暖以及一切。

他们一定知道底细，她心里意识到，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车祸发生后，他们把她从医院领走，那时便已知道底细。他们劝慰她，让她有了归宿，给她这份厚礼时就知道了这一切。

越过北美大陆，他们把她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带到了优美的悬崖连绵的大瑟尔，带到了坦普尔顿府宅。这座巨大豪华的家园，同世界上众多的富丽诱人的坦普尔顿大酒店一样，优雅怡人，她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他们让她同自己的子女一道成长。儿子乔希，女儿劳拉，还有在这之前收养的成了家庭一员的玛戈·沙利文——女管家的女儿，一齐成了她的兄弟姐妹。

他们供她吃穿、上学。他们给予她恩惠，他们给予她抚爱、家庭的温暖和做人的规矩。

而更重要的是教她做人的志气、办事的原则，鼓励她追求自己的梦想。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她刚刚发现的事情他们当初就一清二楚。

她的父亲原来是个贼，一个贪赃枉法的罪犯。他在自己客户的账目上做手脚而被抓住，面对耻辱、破产和坐牢，他只好一死了之。

要不是由于命运的乖张和捉弄，她也许会一直蒙在鼓里；可是那天上午，命运把父亲林肯·鲍威尔的一位老朋友带进了她的办公室。

他非常高兴见到她，记起她小时候的情形。被人记起令她感到亲切，她知道他是出于与父母的老关系才来找她谈生

意的。尽管在报税最后期限 4 月 15 日之前的几周里她几乎没有闲工夫，但还是同他侃侃而谈。

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追忆着往事。他说，她小时候他曾把她抱在膝头上蹦跳，曾和她父亲同在一家广告公司干活。他告诉她，这就是他赶来加利福尼亚州、又有了自己的公司之后，想来聘她任会计师的缘故。她感谢他，又夹杂地问起了他的生意、财务要求以及有关她父母的往事。

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谈到那些指控、责难，以及他感到的悲哀。她父亲死前没有得到申辩昭雪的机会。她静静地听着没有吭声，又能够说什么呢？

“他绝不是有意盗窃，只是挪用。哎，那是冤枉，上帝知道。我一直感到内疚，甚至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当初是我告诉他有关房地产交易的，并鼓励他投资。我哪里知道他早在两三起失利的交易中亏掉了大部分资金。他得把钱还回去。林克会有办法的，总是这样。他的表兄已经飞黄腾达，而他自己还在艰难跋涉，对此他早就有些愤愤不平。”而这个人——上帝呀，她却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只是记住了他讲的话，还有望着她微微一笑。

他讲话的整个时间，一边打圆场一边补充他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她只是坐在那儿，不住地点头，而这位熟悉她父亲的陌生人却在摧毁她的全部根基。

“汤米·坦普尔顿本是他的一块心病。可笑的是，到头来却要由他来抚养你。但是，凯特，林克绝没有想伤害谁。他只是无可奈何。假如你要问我他有什么罪过，他错就错在舍去了为自己昭雪的机会。”

凯特感到腹中翻肠倒肚，心里却在想：真正的罪过是他偷窃。他为了弄到钱竟然去走捷径，不顾一切，现在她明白

了，他是个贼，是个骗子。他还欺骗了司法部门，把车开进冰雪道上制造车祸，杀害了自己和妻子，只留下女儿——让她沦为孤儿。

就这样，命运把她交与了另一个人，这个父亲恰好是她亲生父亲十分嫉妒的对象。由于父亲之死，她实际上成了坦普尔顿家的人。

那是有意而为吗？她暗自琢磨。难道他真气愤到了绝望的地步，竟然不讲后果而选择了死亡？她仅依稀记得父亲：个子瘦小、面色苍白，有一副神经质的暴躁脾气。

现在，她想到他曾心怀宏愿，为了孩子的美妙前程而精心筹划过；他憧憬着宽敞大宅、豪华轿车，以及去充满欢笑的迪斯尼乐园旅行。

然而事实上，他们却一直住在偏僻街区的一间小屋里，同街区里别的许多人家一样，汽车老掉了牙，开起来噼噼啪啪直响，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旅游。

因此他偷窃，而且被抓住了，接着丧了命。

她母亲干了些什么？凯特在想。她有过什么想法？在凯特的记忆里，她总是眼神忧郁，强做笑颜。这便是她给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原因吗？

他在那之前有没有偷窃过？这想法令她心里不寒而栗。他是不是在那之前偷过而只是滑脱了？先是这儿捞一点那儿捞一点，到后来变得肆无忌惮？

她记得父母常常在金钱问题上争吵。更糟的是，争吵之后陷入沉默。还有那天夜里的沉默。父亲坐在车里，陷入了凝重的令人感到受了伤害的那种沉默。然后，车子乱翻乱滚，痛苦的惨叫声。

她浑身颤抖，闭上了双眼，紧紧地攥起拳头，抵御着嗡

喻直响的头部疼痛。

啊，上帝，她爱过他们，喜欢忆起他们。她怎么能忍受自己的爱被玷污、被践踏？她意识到自己羞愧万分，无法面对自己居然是骗子的女儿这个事实。

她不愿相信这一切。不是现在。她缓缓地舒了几口气，转身面向电脑。她操作熟练地进入了新罕布什尔的州立图书馆，该州是她的出生地，她曾在那儿度过一生的头八个年头。

电脑查询是桩乏味的活儿，可她调出了发生车祸前一整年的新闻报纸，命令电脑印出所有提到林肯·鲍威尔名字的文章。在等待的时候，她与当年负责处理她父母财产的东部律师通了电话。

她对这一套技术很在行。不出一小时，便有了需要的一切，白纸黑字，她可以读到所有细节，证实了律师告诉她的全是事实。

种种指控、罪责，还有丑闻。她明白有条丑闻登载出来，是因为林肯·鲍威尔家与坦普尔顿家有亲缘关系。而在她父母安葬之后，丢失了的金额全数补上了。凯特相信，是由把她当做亲生子女抚育的人补上去的。

她想，那是因为坦普尔顿家牵涉进了丑闻，于是悄悄地承担起了责任，收养了孤女，并且总是护卫着这个孩子。

静静的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人，她伏在案上哭，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她抖出药片来对付头痛和更为严重的胃灼痛。当她收拾好公文包准备离开的时候，她暗暗告诉自己，把这一切埋葬掉，完全埋葬，就像被埋葬了的父母一样。

事情已经不可更改，无可补救。她确信，她还是她，与

上午听人说起那一切之前是同一个女人。然而，她却发现自己没有勇气打开办公室的门，去面对走道里可能遇见的同事。于是她重新坐下，闭上双眼，从往日记忆里寻找慰藉。她忆起一幅家庭的传统的画面，想到自己是谁，被给予的恩惠，寄与的厚望。

十六岁那年，她额外地多修课程，希望比同班同学早毕业一年。既然这对她来说算不上什么挑战，她决心作为优等生毕业。她早在心里拟好了要在毕业典礼上演说的提纲。

她从事的课外活动不少，包括接连两届担任班上的出纳员、数学俱乐部的主席和棒球队的后备队员。她有希望被再度提名为下一季最优秀的选手，但此刻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微积分学上。

数学是凯特的强项，她一直热衷逻辑，早就决定用实力开拓前程。一旦她拿到工商管理学硕士——很可能她会效法乔希上哈佛大学拿学位——她会在会计学领域内开拓前程。

她不理睬玛戈说她太野心勃勃。在凯特看来，那些目标都很现实。她要向自己，向她所看重的人表明：她没有枉受别人的关怀爱护，她把得到的优越条件发挥到了极至。

她感到双目灼热，于是摘下眼镜，靠上桌边椅背。她知道要使头脑保持敏锐，有张有弛地使用脑子十分重要。现在她正这样做。高过桌面的简朴松木书架，摆满了她的书籍和学习用品，奇彭代尔式的桌子具有舒适的容膝空隙，深深的抽屉，华丽的嵌贝装饰。每当她坐在桌边用功，她便感到一帆风顺的喜悦。

她没有选择浮华的墙纸、俗艳的窗帘，相反，柔和的墙头条纹、朴素的竖式百叶窗，恰好适合她的风格。她理解婶

娘溺爱自己的心情，她挑了一张深绿的涡形小沙发椅。偶尔有闲工夫，她会舒展地躺在上面读书自娱。

室内别处也大方实用，合她心意。

正当她又一次埋头书本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她没好气地咕哝了一声回应。

“凯特，”苏珊·坦普尔顿走了进来，身着优雅的双层开士米细毛套装，双手扶在臀部。“拿你有什么办法？”

“快要完了，”凯特含糊地答道。苏珊一进屋，她就闻到了婶娘的香水味。“期中考试，数学就在明天。”

“好像你还没准备好似的。”苏珊在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床边坐下，仔细打量着凯特：一双出奇的褐黄大眼睛隐在镜框粗厚的镜片背后，一头细柔发亮的黑发往后扎成个马尾发型。一年比一年剪得更短，苏珊暗自叹息。一件朴素的灰色无袖罩衫，宽松地垂下细条的身材，直抵光脚背面。凯特看见苏珊在打量自己，宽阔的嘴娇羞不满地噘起，这表情在她两眉之间烙下了一条思索的纹印。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苏珊说，“只差十天就是圣诞节了。”

“唔嗯。在期中考试的那周，刚考完的时候。”

“现在六点钟了。”

“晚饭请别等我。我想把这一点也看完。”

“凯特，”苏珊站起身，一把摘下凯特的眼镜。“乔希从学校回家来了。全家人都在等你一起装饰圣诞树。”

“啊，”凯特眨了眨眼，努力把心思从那些数学公式中收回来。婶娘神情严肃地观察她，暗黄的头发轻柔地卷垂在她漂亮的脸庞周围。“对不起，我忘了。要是我不想考个满分——”

“依我看，这世界也有个尽头。”

凯特咧嘴笑了，转动着肩膀放松双肩。“我想可以挤出一两个小时，就这一次。”

“我们会感到不胜荣幸，”苏珊把眼镜放上桌面。“脚上得穿点东西，凯特。”

“好的，马上去。”

“我相信没有必要对别的孩子说这话，但是……”苏珊开始朝门边走去。“假如你再要翻开书本，就太没有道理了。”

“是，夫人。”凯特走到衣橱前，从一叠整齐的袜子中挑了双短袜，袜底下藏着她增加体重的秘密法宝，然而效果不佳，无助于增加重量。束好袜子后，她服了两粒阿司匹林，以镇住就要发作的头疼。

“是去的时候了，”玛戈在楼梯口遇见她说道，“乔希和坦普尔顿先生已经开始牵灯线了。”

“那得花费不少时间呢。你知道他俩老爱争论灯线该顺时针绕或是反时针绕。”她侧过头仔细打量了玛戈一眼。“你干嘛打扮得这样花哨？”

“为了节日气氛呗，”玛戈理了理身上与冬青树枝相映衬的红裙，汤匙式的开领显示出胸沟，她暗自得意。她还穿上了高跟鞋，刻意要让乔希注意到她的大腿线条，记住她现在已经是女人了。“我不像你，去装饰圣诞树还穿得破破烂烂的。”

“至少我自己感到舒适，”凯特不屑地说，“你洒了苏西婶婶的香水？”

“没有，”玛戈把下巴一扬，拂了拂头发。“是她主动给我喷了点儿。”

“嗨，”劳拉从楼梯底下喊道，“你们俩是不是要站在那儿争论一个晚上？”

“我们没争论，只是在相互品评衣着。”凯特窃笑道，一边开始下楼梯。

“爸爸和乔希差不多争辩完了牵灯线的事儿，”劳拉的目光横过宽敞的门廊朝大客厅扫了一眼。“他们这会儿在抽雪茄。”

“乔希在抽雪茄？”凯特想着乔希抽雪茄的样子大声笑了。

“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了，”劳拉夸张地操起新英格兰口音说。“你眼下边有了黑晕。”

“你眼里有了星星，”凯特嘴快地还了一句，“你们都穿上了盛装。”凯特有点恼火，拉了一把身上的运动衫。“什么大事儿呀？”

“彼得过会儿要顺道来访。”劳拉转身面向走廊的镜子，端详自己乳白羊毛套装的线条。她忙于自己的梦想，没觉察到玛戈和凯特在一旁交换眼色。“会呆上个把小时。我等放寒假都等得不耐烦了，幸好再有一次期中考试，我便自由了。”想到这个她很兴奋，喜形于色地看了姐妹一眼。“这个寒假准会最开心的。我有个感觉，彼得会向我求婚。”

“什么？”凯特叫了一声，劳拉来不及阻止她。

“小声点儿，”她赶忙转过蓝白相间的铺砖地面，朝玛戈和凯特说道。“我不想让爸妈听见。现在还不到时候。”

“劳拉，你别认了真想嫁给彼得·里奇韦。你不过刚认识他而已，你才十七岁。”玛戈心里思绪万千，不赞成这个主意。

“过几个星期我就满十八岁了。那只是个感觉，答应我，

你俩别说出去。”

“当然不会，”凯特到了楼梯转角地面，“你不会干蠢事，对吗？”

“几时干过？”一个充满渴望的微笑掠过劳拉的嘴边，她拍了拍凯特的手答道。“我们进去。”

“她看上了他哪点？”凯特朝玛戈咕哝道。“他年龄已不小啦。”

“他才二十七岁，”玛戈纠正道，面带忧虑。“他挺不错的，像待公主似的对待她。他是……”她竭力搜索一个词，“波兰人。”

“是的，但是——”

“嘘——”她瞧见妈妈正朝门厅走去，推着一车热巧克力饮料。“咱们别坏了今晚的兴致，往后再谈吧。”

安妮·沙利文打量女儿时额头上显现出几道皱纹。“玛戈，我想你这身衣服该过圣诞节才穿。”

“我已经有了过节的心情，”玛戈轻声说。“妈，让我来推吧。”

安妮颇为不满地看着女儿推车进入客厅，然后转身对凯特说，“凯特小姐，你又用眼过度了，眼里布上了血丝，过会儿你敷上黄瓜片让眼休息休息。你的拖鞋哪里去了？”

“在房间里，”凯特知道女管家是惯于责备人的，一手挽住安妮的胳膊说，“得啦，安妮，别小题大做。这只是装饰圣诞树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十岁时你帮我们扎的小天使吗？”

“我哪忘得了你们三个丫头胡弄一气？乔希先生把你们取笑够了，还一口把威廉森太太做的姜饼人头咬掉。”她抬手抚摸了一下凯特的脸庞。“你们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怀念你们还是小丫头的日子。”

“我们永远是你的小丫头，安妮。”她俩在客厅门口停步，观看厅里的情景。

那情景让凯特咧嘴直笑。圣诞树已经亮起了灯，足有十英尺高，耸立在朝外的几堵大窗户前面。装饰品匣子已经从贮藏室拿来，等着人们打开。

天青石的壁炉台上点着蜡烛，饰上新枝绿叶，炉里闪烁着温馨的火光。苹果木、松木和香水气味弥漫了整个客厅。

她想，她是多么热爱这座府宅啊。在完成圣诞树装饰之前，各间屋子便会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盛上松果的乔治时代银钵会摆在蜡烛两边，靠窗的座位将拥簇着一行行栽上一品红的金边花盆。走廊里发亮的红木桌上会摆出精致的天使瓷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圣诞老人会出现在他殊荣的位置——小型卧式钢琴台上。

她还记得首次在坦普尔顿家过圣诞节的情景，那富丽堂皇的景象令她眼花缭乱，融融暖意给她心里的痛苦以巨大的慰藉。

在此度过了迄今十几年的日子之后，这儿的传统习俗已经成了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她真想在心里把这时刻凝固起来，让它永久长存，固定不变。客厅里，苏西婶婶正在讪笑汤米伯伯，他拿过她的手紧紧握着，脸上映跳着炉火的光亮。一个娇小的女人坐在一位高大伟岸的男人身边，此情此景，他俩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一对啊。

她倾听着圣诞欢歌悠扬地奏起，她看见劳拉跪在匣子边，拣起一粒玻璃球，映着灯光显得红灿灿的，然后又掷了回去。玛戈从银壶里倒出冒烟的热巧克力，在乔希身上练习她的调情本领。